

与一棵楮树对视

苗秀侠

那时候,选择这个居所,跟楼前的空地有关,跟空地上的一棵树有关。

空地的前身是庄稼地。那棵树,毋庸置疑,是庄稼地边的卫士。这是当初的猜测,事实也相差不远。

搬来时,空地上长着密密的庄稼,树上结着葱茏的叶子。

庄稼的名字很普通,叫麦子;树的名字也很普通,叫楮树。

麦子很瘦,已经长得黄喷喷,麦芒飞扬跋扈,随时要籽崩壳裂。但因被一圈墙围拢着,久不见来收割的农人。

很惊惧那片庄稼和那棵楮树会莫名消失,夜晚便俯身于阳台,听麦粒炸飞的声音,听楮树在花落后踌躇满志准备结果的忙碌。

在炎热的夏季午后,麦粒跌落泥土深处,同时被置入泥土的,还有钢筋和水泥。一片商住楼不久渐成雏形。幸运的是,那棵楮树,最终存留下来。

从此,能够念想那片庄稼地的,一个是我,一个,便是这棵楮树了。因而,这成了我与楮树之间的无言对视。仿佛,我们心里共同装着一个秘密。在这种对视中,楮树结出了艳红的果实。它叫楮桃。

楮树并不是名贵树种,尽管有说楮树的树皮、叶子能作药用,但没谁真当它是药材,它就是一棵普通的树。

在我的家乡皖北太和,楮树随处可见,屋后沟沿、田头路边,楮树跟其他树木混搭生长着。

艳红的楮桃在秋天招来许多鸟儿啄食,地上便留下一片片红渍,倘若走过树下,赶巧与熟透掉落的楮桃不期而遇,那衣服上沾染的污渍够收拾小半天。

从某个角度讲,楮树并不招人待见,除了果实制造“污点”,它偏软的木质也成不了大材。

那么,这棵长在城市水泥森林背后的楮树,是否知道自己的处境,是否担忧有一天会被连根拔起?

麦子地上长成了一座座楼盘,而这片杂草地和这棵楮树,皆因为本身面积的狭小和地价的昂贵,失去了被开发的价值,从而存留了下来。

一留,就是十年。

十年间,杂草地吐出的氧气,楮树开花果茂的季节更迭,足足遮掩了那些嘈杂和清淡时日。

那棵楮树,已经解读不了都市为何将生存的权利给它保留下来,便感恩般地、迷惘地拼足了力气,生长、生长,枝条蹿到两层楼高。

而饱满多汁的楮桃们,在秋天招惹得附近的鸟儿争风吃醋、嬉笑怒骂。

那一树的热闹啊,哪怕到了深夜,仍旧窸窣不止,定是那些栖宿的鸟儿,还在进行着白天的情话。

突然明白,相望相守的,不止我跟楮树,还有鸟儿跟楮树。

都市的空间越发逼仄,人都被水泥丛林锁住,鸟儿跑哪儿去呢?

鸟儿找不见自己的家,只得把城市缝隙间有限的树木当作家,这棵楮树,就是它们最好的家园。

而我,也把长有一棵楮树和数丛杂草的这片空地,当作了私家花园,养成了每晚伫立阳台、跟楮树无声对话的习惯。

有这棵树相陪,每一天都是天高地阔,都是日新月异,都是岁月静好里的满满诗意。

非常想走近楮树,摸一摸年轮给它铸上的那层坚韧和粗粝。

某天,真就勇敢地翻越围墙,走到楮



综放 李海波 摄

树跟前,张开双臂,与之来个友好拥抱,又伸出十指,触摸树身纹理间镌刻的岁月风尘。

满树清凉挟带着楮桃甜蜜的气息,四处飞扬。那味道,仿佛越过淮河席卷而来的皖北故乡之风,让人留连、怀想。

真怕,这棵有着故乡气质的树木,哪一天,突然消失。

当真能逃得过宿命?当真能在都市里保持乡野的风姿?

内心惴惴。

我与楮树的心境一定是相仿的。十年的岁月泼下来,让人不敢相信,那片华盖还会岁岁年年绿荫如旧全身而立果香鸟鸣?

那一晚,一架夜航飞机低吼着走过城市的天空,洒下寥落的露珠。

码字间隙给指头放一会儿假,便走到阳台,和楮树对望。

当年麦地变作的楼群,亮着橘黄的灯光,照得见楮树粗犷的身影。

一股楮桃的甜味扑鼻而来,给夜凉如洗的萧索里浇注了一缕期许。

惊梦在白天发生。

周日的白天,亮闪闪的太阳光下,那棵楮树和那片杂草,迎来了声势浩大三驾齐驱的铲车,铲车们伸出利爪,以迅雷之速,直朝楮树和草地扑来。

内心祈祷,但愿这片杂草地会改造成个小广场,供人跳舞唱歌或休闲下棋。

而那棵楮树,再从根部生发新枝,荣升为小广场的护卫,尽情地展示枝繁叶茂。

楮树和杂草消遁的那片空地,从此寸草不生,唯有坚硬的楼基,日益壮大。

没有楮树的夜晚,眼光无处伸展,面前渐渐崛起的楼房,总在不经意间碰疼我的眼珠。

城市的楼群越挤越紧,密密相连,而人心,却好像越离越远。

春天,阳台上的花盆里,长出了一棵植物,跟太阳花争着汲取那点有限的营养。

舍不得让这小小的绿株受委屈,就把太阳花移栽到另一只盆里。

渐渐,绿株分枝生叶,成了一棵小树。却原来是楮树。

那熟透于心的叶形,叶片上细小的茸毛,均是楮树的验证码。

它是怎么来到花盆里并生根发芽的?真是个谜啊。

或许,是与之朝夕相处的鸟儿,预知了即将到来的天翻地覆,把楮桃的籽儿事先衔过来扔进花盆里;也或许,是一阵夜风,直接擎起楮桃籽儿送了过来。

长在花盆里的楮树,把我对一棵树的念想,对故乡和土地的念想,对诗和远方的念想,直接移植了过来。

这一次,我跟楮树将不会被打扰。

在这方天赐的花园里,我们彼此对视,共同拥有静谧时光,让每一个日子,都很饱满。

在春天里读书

郭华悦

在春天里读书,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记忆中,母亲似乎和普通的农村妇女有些不一样,一有空,就捧着书静静读着。无数次想起母亲躺在青青的草坪上读书的景象,心中觉得这便是世上最美丽最恬静的画面了。

后来,和母亲一样,我渐渐喜欢在温暖的春天里,捧一本书,读着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故事,在字里行间与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对话。“好鸟枝头亦朋友,落花水面皆文章”,春天里的一花一草,都是一个个跳跃的字符,就这样跃入脑海,成了另一本照亮心灵的好书。

若是下起了雨,读起书来,则别有一番情趣。窗外春雨缠绵,淅淅沥沥,坐在窗前,心情宁静而恬淡,正是读书的好状态。“读诸集宜春,其机畅也”,可见古人早已深

知,春天是读书的好时节。春天,令人心旷神怡,心胸开阔,外有明媚风光,内则具坦荡胸襟,读起书来,整个人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心仿佛也被染上了春天的绿色,思想的种子在心中破壳而出,逐渐茁壮。

至今,每年的春天,不管是出游或者在家,手边常备的一样东西,就是书。书,对我来说,已然成了春天的标签。在春天里,有姹紫嫣红,有万般生机,也有着令人沉醉的书里乾坤。

春天是生机盎然,是色彩鲜亮的。一卷在手,哪怕身在陋屋,也能让人心游天外。一盏灯,一杯热茶,一个人,一卷书,就这样进入人物我两忘的境界,静静体会书中的繁华与落寞。纸上千万言,跃然心上,更让人明白,须惜春日好光阴,春日读书笔花香。

春 愁

陈晓东

无意间听到了一首关于春天的老歌,歌曲旋律,特别是歌词更是让我迷恋许久,“春知晓梦不觉恰似你我那年,不经事却说离别”。

在初春的午后,颇有点恍然大悟:春雨如酥,远山如黛,薄雾般浮现在眼前,这是春的画卷,何尝不是梦一样的思绪?

我也经历过一段“春愁”年华,瞥见窗外摇曳的柳枝,就会感叹:“今天是个长发飘零的日子。”我也经常对着春雨润过的石板、青苔,暗生情愫:“于是/你的青山错落有致/而我的江南却永远潮湿。”这种没头没尾的小诗,绿了别人的青山,红了我的眼眸。有时凭窗,望着原本喜人的春色,心里生出的却是“春归如过翼”般的愁绪。

不如随意走走。选择了一个休息日,盲目地踏入某一班向北的绿皮车,铁轨的轰鸣声渐渐敲醒我那段沉睡已久的关于春天的梦。当列车真实停靠在终点站,我只是定定地看着北方特有的带着清冷和薄雾的春天站台。

站在广袤的原野,原来真的有些地方,早春依旧是萧条的。薄薄的清雪纷纷落下,一望无际的只有满目的枯黄。试图蹲下,在草地上寻找些春天的痕迹,可一片连着一片的荒凉,不禁默默地问:这就是“外面”的春光吗?

终于还是有了新发现:

在薄雪融化的大地上,有一片新芽!嫩嫩的,从土里小心地探出头来,惶恐不安地打量外面的世界。树梢上也星星点点地冒着绿意,与雪共存,在大地上微笑。心中的空缺不仅被完全补上,愉悦又如潮水般涌起。

归来,父母问我:怎么样,外面的春光?我笑了笑说:“不错,是应该出去走走。”这突如其来的旅程,的确给我上了一课:春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各处有各处的精彩。虽然我依旧会经常坐在书桌前,凝望着雨打芭蕉,凝望着炊烟悠长。

年轻的心思如萧条的柳,一天天抽芽生长。自此我便觉得,春天,应当是被我握在手心的。虽然距离时有远近,天气时有晴雨,但只要眼神够亮,无论城南一角,还是远方的山川,都会有其别致的景致。

